



共话国际商事法治新图景
 ——最高法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五届研讨会综述

本报见习记者 刘新源

初秋时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内，中外嘉宾学者齐聚一堂，一场跨越国界的国际商事法治对话就此展开。

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五届研讨会暨专家委员续聘活动在上海举行，这是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以来参会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研讨会以“法治共融·协同创新·智链全球”为主题，国际商

事专家委员及国际组织、国际仲裁机构、国际调解机构负责人等200余人线上线下深入研讨，在观点碰撞中凝聚共识、深化合作。

解纷提效：护航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是各国经济命脉所系、共同利益所在。研

讨围绕“提升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效能 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议题正式开启。

六位中外专家委员分享了各法域的商事争议解决实践经验与制度探索，就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提出了富有启发的见解。

2021年至2025年，中国法院共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12.8万件，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下转第二版

一号通办、闭环督导，一单到底、全程问效，从迅敏“接单”到暖意“抵达”，吉林法院将集约化管理、系统化升级的12368热线工作，深度嵌入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倾力践行以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和改进工作的根本准绳——

一线相牵背后的“民心守望”

本报记者 王洁瑜 本报通讯员 王振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司法热点观察

清晨7点，吉林省通榆县新建村后座坦屯的芦苇荡里，5000多只大鹅扑棱着翅膀，叫声震耳。

晨露格外清凉，大安市人民法院31名干警和15名工人一头扎进芦苇荡，抓鹅、称重、装车、交付，从朝阳初升一直忙到星光寥落……

看到被债务人拖了一年多的执行款终于到账，大安华耀牧业的胡经理搓了搓手，咧嘴一笑：“这12368是真管用！回头我再打一个，给大安法院报个功去。”

以民心为导向，以满意为标尺。如今在吉林，高效运转、日臻完善的12368热线不只是群众表达诉求的一扇窗口、一条纽带、一整套办事系统，更是测量司法服务的“温度计”、检视问题的“体检表”、改进工作的“航向标”。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对此，2025年以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将12368热线功能发挥及投诉办理作为重点工程，以集约化办理、智能化升级、精准化服务，构建起全链条闭环管理工作机制，全新开启“人人可评价、件件有反馈、全程可问效”运转模式，匠心锻造吉林“司法总客服”金字招牌。

一单到底：一份工单就是一张“军令状”

看着拖了半年的欠条，华耀牧业的胡经理愁得整宿睡不着。

养鹅户李华向华耀牧业除了36.5万元的饲料款和鹅雏款，胡经理一趟趟去要，李华翻来覆去就两个字：“没钱。”可胡经理心里明镜似的——李华家里养着上万只大鹅，哪是真没钱？

“好好说不管用，那就走法律程序。”2024年9月，胡经理向大安法院申请了诉前保全。

俗话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为了摸清大鹅市场行情，法院干警们一趟趟跑市场、找鹅贩，终于摸透了门道：大鹅出栏期一般在60到100天，早卖价格会差出一大截，连鹅肉和鹅翎的

价都不一样。现在硬卖，双方都吃亏。于是，大安法院决定“活封”六个月：李华的7000只鹅雏照常养，活封期间可以出栏，但必须通知法院，7日内将卖鹅的钱打进法院账户，优先偿还华耀牧业的债务。

“这主意公道，我同意。”胡经理点了头。李华也拍着胸脯满口应承。可谁也没想到，李华扭头就将大鹅悄悄卖了个精光，钱却一分没进法院账户。这下，不仅申请人的债权落了空，大安法院前期的工作也付诸东流。

事后听说的胡经理气得直拍桌子：“这都能出问题？咱讲人性化，他却不像话！连法院的话都不敢不听！”2025年1月，他拨通了吉林法院12368热线，把满肚子委屈倒了个干净。

12368工单很快派了下来，并被列为重点督办案件。大安法院执行局法官华卫贺接过单子，撂下一句话：“12368的工单都是全程问效、限期反馈的，我们得当军令干，必须尽快办妥。”

华卫贺带着同事一头扎进村里，可李华嘴很硬，死活不承认自己卖过大鹅，还指着藏身芦苇荡的大鹅群说：“你们自己去数一数，看看到底少没少？”法院干警开始一家家走访邻居、

找货运司机了解情况。邻居说亲眼看见大鹅一车车往外拉，司机说运费就是李华结的。证据链一环扣一环，李华再想赖，也赖不掉了。

“现在还钱，一切还可挽回！”大安法院态度强硬，但仍给了李华最后一次机会。可是李华就是抱定主意不还：“我没卖大鹅，也没有钱。”于是，大安法院不再客气，当即将李华司法拘留，但李华依然拒不缴纳大鹅出售款。随即，大安法院将李华涉嫌拒执罪的线索移交大安市公安局。2026年1月19日，李华因拒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其间，大安法院继续跟进此案。2025年7月，大安法院发现李华又开始养鹅了——这次是5000只鹅雏。于是干警们立即出动，将这5000只鹅雏再次“活封”，并安排人暗中盯控，防止李华再行偷卖。芦苇荡边，一双眼睛时刻盯着鹅群的动静。

9月27日，这批大鹅终于到了出栏期。清晨7点，华卫贺等30多名干警再次赶赴李华家。经过积极做通双方工作，胡经理和李华最终同意将5000多只大鹅以每公斤17元抵账。

下转第二版

送法进果园

9月17日，甘肃省崇信县人民法院高庄人民法庭干警来到崇信县柏树镇，开展送法进果园活动。干警聚焦农产品购销纠纷，向当地农户开展释法明理、解答法律疑问等工作，为特色农业发展筑牢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骆 斌
 本报通讯员 冯 堃 刘子宁 摄



北京四中院、平谷区法院联合举办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法治平行会议

本报北京9月19日电（记者贺晴 通讯员王奕）9月17日至19日，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隆重举行。今天，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联合举办“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法治平行会议”，共商法治护航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之策。

本次会议聚焦“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设置嘉宾致辞、主旨演讲、成果发布、理论研讨、会议总结五个环节。

“生态环境法典对绿色农业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对农污治理的现状与症结进行剖析，探索构建覆盖‘建设、运维、排污、协同’各环节的农村污水全链条治理体系。”“可以立足乡村治理实践，建强特色涉农法庭，设立田间巡回审判点，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在纠纷化解方面，压实侵权调处与责任认定，构建村委会、乡镇、法院三级调处体系，建立损害快速评估与赔偿处理机制，促进纠纷快速解决。”……

在理论研讨环节，与会嘉宾聚焦“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的协同治理与裁判引领”和“农业农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与司法应对”两大议题，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探讨与经验分享，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

“对于老百姓而言，干净的水土、优美的环境、宜居的家园是最质朴、最真切的期盼，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车客运分公司动物园枢纽站管理中心103路驾驶员何少花表示：“要把司法审判和生态修复结合起来，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期盼结合起来，让法治更好守护乡村绿水青山，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此外，会议还发布了北京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库建设情况。来自最高人民法院、京津冀多家法院的法官，平谷区各乡镇街道、生态环境与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及人大代表、律师代表等共计200余人参会。

我的外公两次奔赴红军

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我与长征的故事

口述人：李杨，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其外公杨洪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在闽赣边区加入汀瑞边游击队，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5月，在安徽宣城青山街阻击战中独自歼灭日军9人、缴获机枪一挺，荣立个人二等功。

杨洪生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三营班长、苏浙支队副官等职，全程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瑞金县人民法院任职，历任壬田区、九堡区区长；1954年任瑞金县首任财税局局长。

我的外公杨洪生，出生于1918年。

1936年，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回到瑞金工作，直至2001年逝世。

说起来，他参加革命的经历有点曲折。1931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召开，外公徒步几十公里来到叶坪，现场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他说，那是头一回知道，穷人也会有自己的主心骨。

1933年冬天，外公偷偷跑去报名参军。才15岁，个头还没长开，招兵的同志不收，塞给他一双新布鞋，让他过两年再来。他攥着鞋回了家，把鞋藏在枕头底下，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活跃在闽赣边（即汀瑞边）的汀瑞边游击队，开辟了闽赣边游击根据地。1936年，18岁的外公在地下党领导兼交通员谢和贤的介绍下正式加入游击队。那几年闽赣边游击战争打得苦，敌人反复清剿，他跟战友们钻山洞、啃野菜，多少次死里逃生，他只淡淡一句：“能活下来，都是赚的。”

唯有一次跳崖的经历，外公反复念叨过。

一次对日作战时，他的排长负了重伤，眼看两人就要被俘，外公背起排长纵身跳下崖。万幸两人被崖壁间的树枝挂住，捡回半条命。可崖上的日军没走，端起机枪就往崖底扫射。排长当场牺牲，外公也中了弹，带着伤在山里摸了十几天才找到队伍。伤口没得到及时医治，落下了病根，晚年每逢阴雨天，都疼得整宿难眠。

小时候我哪里懂这些，只当他是普通的老头：话少，脾气好，闲了就坐在堂屋竹椅上看看报、写写毛笔字。外公对我格外宠溺，记得我五六岁时，他去上海体检，见当地孩子骑的儿童自行车新鲜，瑞金没得卖，他便花光身上几乎所有盘缠买了一辆，一路扛回了家。那辆自行车是我童年最珍视的宝贝，连睡觉都要挪到床边才安心。

那时外公总爱拉着我讲战争年月的事，我嫌枯燥，总是听两句就跑开了。如今想来，那些云淡风轻讲出的生死关口，全是拿命踹出来的。

随着登门采访的人越来越多，我才一点点读懂了外公。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当时的瑞金县人民法院任职一年有余，后调至税务系统。

下转第四版



图为1995年杨洪生在家中的老照片。 本报记者 马欣摄

记者手记

和李杨的采访约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古色沉静的厅堂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背包，将外公留下的一件件老物件轻轻摆到我面前。

下转第四版



扫码观看视频

这位温和的法官，办了近五千件执行案

本报记者 司雯